



# 佛教哲学

(增订本)

方立天 著

人文  
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人文丛书

# 佛教哲学

(增订本)

方立天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哲学/方立天著-增订本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2 重印

(人文丛书/李文海主编)

ISBN 7-300-00685-X/B·91

I. 佛…

II. 方…

III. 佛家哲学

IV.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3393 号

· 人文丛书 ·

**佛教哲学(增订本)**

方立天 著

---

出版 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5 插页 3

1991 年 3 月第 2 版 1997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字数:276 000

---

定价:1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人文丛书·总序

社会是个有机体，是多种因素的辩证统一。它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以直接推动生产的发展，而且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以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和人自身，提高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社会科学的最主要作用，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修、齐、治、平。而其中，人文学科无论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对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和道德境界的提高都是无可替代的。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们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可应该并不等于事实。

在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中，人文学科处于教育的主导地位。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迅速推进，人文学科由于它的非生产性、非赢利性和非直接实用性，它的主导地位逐步被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所取

代。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人文学科研究和教学缺乏职业吸引力，而且往往是人文学者的个人兴趣和价值追求。人文学科发生危机是必然的。在我看来，西方思想领域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所谓人文精神的危机，并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并不排斥人文精神，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市场经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表现。在西方，随着所谓“人类困境”问题的提出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人们逐步认识到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因此，人文学科在危机中逐渐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我可以断言，在资本主义现代制度的范围内，他们先辈们所曾创立的人文主义的高峰，如水东去，不可再回。当哲学家说人死了，就是在悲观的眼神中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文精神锐退的预言和感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要发展科学技术，提倡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但我们决不能轻视人文学科，不能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西方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重理工轻人文，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对立的历史教训应该吸取。可无庸讳言，在我们确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人文学科危机在我们这里已初露苗头。这很值得注意。人文学科之所以受到冷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市场导向引起的反面效应。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我们对人文学科的科学与价值性关系的看法。我们有的论者太过于强调人文学科的非科学性，认为人文学科只是学者们的个人意见、观点、看法，是个人特殊的生命体悟，是不可重复的。

所以人文学科不是科学，也无所谓科学与不科学的问题，它只属于价值判断。如果的确如此，人文学科对于人类有什么价值？国家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办人文学科，出版社为什么花钱出版人文图书，难道仅仅为了请一些专家学者来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个人的生命体悟吗？如果根本不管这些见解的是非对错，高下优劣，岂不是在基本理论和价值观念方面制造混乱和发生导向错误吗？

把人文学科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绝对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人文学科的价值性，这实际上是重复新康德主义以及西方当代解释学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当然，人文学科不同于实证科学。不能用自然科学标准来要求人文学科，要求它数学化、公式化、定量化。人文学科的科学精神，我以为最主要的是反对认识主体的“理解”、“重读”、“破译”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强调人文学科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使人文学科成为坚持真善美反对假恶丑的学科。

人文学科的功能最根本的是对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培养和塑造。人文学科直接面对的是本系科的学生，这是有限的；而它间接面对的是整个社会，是整个青年的人文知识的教育。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伟大的革命。它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社会的改造，而且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同时改造人自身，即培养一代新人。这种人不仅要有很高的政治思想素质，而且要有很高的文化素质。我们要使年轻一代不变为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者、狭隘的功利主义者，甚至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者，就必须进行人文知识的教育。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学人不善

于哲学思维，对历史尤其是我们近百年的历史的认识一团漆黑，缺乏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缺乏较好的语言文字能力，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能有的成就。即使掌握某种科学技能，也只能是工匠而不可能成为卓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我们的各级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如果缺乏人文学科知识，就不可能成为好的工作者，更不用说成为卓越的政治家。人文学科的投资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它的功效是逐步的长期起作用的。它通过对国民素质，尤其是青年一代学人素质的培养，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文学科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它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和吸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对于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对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中国的哲学就不完全相同于西方哲学。我们没有明显经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重点转移，也不像西方那样出现单独以本体或以认识、方法为对象的哲学家。尽管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丰富的有关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但它最突出的是对人生和人的的人格道德理想的培育，是对天人之际与人际和谐的追求。在中国，文史哲是融为一体的。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中的千古绝唱，不朽之作。可《史记》的不朽，不仅在于它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而且在于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哲学价值。《史记》中不少名篇佳作集中表现了作者的历史哲学。同样，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刘禹锡的《天论》既是文学又是哲学。苏轼的

《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深沉忧郁，充满庄子的哲学思想。毛泽东《沁园春》咏雪中的名句“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讲述历史，品评人物，肯定英雄，歌颂人民，是历史文学哲学的完美结合。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认真发掘吸取。

当然，人文精神具有时代特性，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精神，而不是超时代的抽象原则。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以个性解放为目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人文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社会为本位，以仁爱为核心，以修身、治心、睦人、亲亲、尊尊为目的的人文精神是有区别的。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当然包含吸取东西文化中人文精神的积极成果，但不能混同。我们讲的人文精神是要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的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决不把人文精神与所谓世俗精神对立起来。我们并不提倡永恒不变的人文精神、提倡抽象的人和人性，而是用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仰，用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用对人类共同富裕的追求来教育人民，并纠正和防止市场行为中出现的某些道德滑坡和价值失落现象。鼓吹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联手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来“解构”所谓“宗教和准宗教教条”，实际上是用抽象人道主义与拜金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



义。在这种意义上，任何关于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召唤，都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在人文学科的建设中，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澄清人文学科中以及环绕人文精神问题的某些理论混乱。否则人文学科就很难出精品力作，很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它的应有作用。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国家中人文学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部分，人文科学不等于政治但决不能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我们要反对“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文科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等等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文学科只能走入死胡同。

我们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人文学科中的指导地位，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人文学科而言，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进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在历史学科中史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历史观。如果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片面强调历史事实是价值判断；否认历史的规律性，片面强调主体的选择，那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历史学。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学者不是从既成的历史事实出发来研究历史，探究历史的动因和规律，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建立在一连串假设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沿着维新变法的路子走中国早就富强了。”何以证明？没有事实，只有如果。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面对的是既成事实，正因为封建制度框架内变法行不

通，才发生辛亥革命；正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彻底的革命，才发生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事实，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在这些事实背后潜伏着历史的必然性。可见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把历史学变成科学。我们的文学研究，无论是搞文艺评论还是创作，都必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文学不能离开人，但要正确描述人，必须理解人，这是个哲学问题。现在文学领域中存在的某种性泛滥，把以两性为基础的爱情描述变为在“爱”的幌子下的性展览、性发掘、性泛化，从艺术的天堂坠入黄色的魔窟。

为了提倡与科学精神相结合的人文精神，充分发挥人文学科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我们编辑和出版这套《人文丛书》，以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人文学科的建设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热诚希望得到校内外学者专家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支持，请惠赐佳作，共同办好《人文丛书》。

陈先达 1997.1

## 增订本序

早在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写一本简要介绍佛教的学术性通俗读物，结果形成的是约17万字的《佛教哲学》。该书于1986年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又建议我，在原书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增订。这是符合我的愿望的，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补充我原打算写而没能写上的一些内容，弥补某些缺憾。

有关这次增订的内容，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增加了介绍佛教认识论的内容。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设为两章，分别论述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认识论，对佛教认知系统的方法、方式、过程、标准和特色等基本内容进行了扼要的阐述。这是此次增订的重点所在。我用了约10万字的篇幅来论述原本想写而未写的问题，使《佛教哲学》一书的容量得以扩大，内容得以充实。这样，除了介绍佛教哲学的构

成、流派、历史和著作外，还从佛教的人生论、宇宙论和认识论三个方面揭示了佛教哲学的内涵，大致地勾勒出了佛教哲学的体系，这对于读者的帮助也许会更大一些。

第二，适当地增补了论述人生哲学的内容。主要是从人类生存发展史的角度，运用价值论的观念，分别阐述了佛教对人生价值、人生理想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人生理想价值等方面的基本看法。希望读者能从中比较准确地把握佛教人生哲学的根本要义。

第三，对原书的宇宙论部分也作了适当的调整。有些内容或移入了认识论部分，或略作补充，以求各有关部分的相对协调、平衡。

此外，还对原书的疏漏舛误之处尽可能地作了补充修正。

毋庸讳言，笔者撰写《佛教哲学》是着眼于现实的理论及有关实践的需要。在中国以往的历史舞台上，各种宗教都以其独特的面貌扮演过不同角色。在这些宗教中，我以为历史作用最大的还数佛教。中国佛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中国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中国佛教哲学也是中国哲学的十分重要的内容。中国佛教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长期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理意识结构之中，成为一种强大的传统力量。这种佛教传统文化及其哲学在当前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比较中的地位如何，都是我们有关工作者应当重视的现实问题。我希望《佛教哲学》增订本的出版，能够对读者在宏观上把握佛教哲学思想有所帮助，并进而有

助于正确对待和处理佛教与现代化、佛教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萧蓬父教授和郭齐勇教授在评论拙著《佛教哲学》的《佛教哲学研究的现代化》<sup>①</sup>一文中，强调了“佛学研究现代化”的重要性，这确是真知灼见。他们在文章中指出，佛学研究的现代化要求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述佛教的内容，以便使人们了解其思想实质。对重要的佛教典籍的整理，也应当在校点、注释的基础上进行今译。又指出，佛学研究的现代化，要求用现代的多元方法对佛教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如“运用现代的心理學、人类学、文化学、价值学、符号学、诠释学、系统论、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语言哲学的方法等等，我们将可以从各个侧面发掘出不曾为人们认识的佛家文化的价值，并产生出丰富多样的佛学研究新成果。方法多元，成果多样，是佛学研究现代化的需要。如果我们借鉴新方法，变换一下参照系，不仅可以把佛学约化为认识史、范畴史，还可以从文化史、比较文化和中外关系史等角度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还可以专门研究佛教中的自然科学、医学、音乐、美术、建筑艺术、文学、语言、音韵及其传播等等”。同时还提及了佛学研究的现代化，要求立足于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运用现代科学观点发掘和评判佛教的价值或弊端，贡献或缺失。萧、郭两位所讲的这些确实是十分艰巨复杂而又有重要意义的科学工作，笔者也有志于此道，然而自知离佛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相距尚远，今后应坚持不懈地努力追求。

<sup>①</sup> 载《中国图书评论》，1987（3）。

《佛教哲学》问世后，得到了师友们的鼓励。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赐函，谓该书可以作为“了解佛教的入门书”。此书后来还经过评选，获得1986年“中国图书奖”荣誉奖。这些都是对我的巨大鞭策，推动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在写作过程，我曾广泛参阅了前辈学者如梁启超、汤用彤、陈垣、陈寅恪、吕澂和胡适等先生的有关著作，其中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吕先生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对我启发尤多。本书在引用他们的论点和资料时，凡重要和突出者均随文注明，但限于本书的体例，有些则为照顾阅读的方便而没有一一加注，这是我要特意声明的。

在我增订本书的过程中，又一次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石峻教授和王颖编审的热情帮助，谨此致谢。

本书虽经过这次增订，但缺点错误还是不少，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作 者

1988年6月10日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 序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约稿写作的。它的目的主要是向文科大学生，同时也向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宗教工作者简明扼要地介绍佛教哲学概论。它所提供的是一本侧重于知识性和学术性的读物。

笔者撰写本书，具体说，一是为了适应文科大学生和研究生，尤其是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等专业学生了解宗教的需要。从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文科大学生、研究生的知识结构两方面来说，帮助大学生和研究生具备一定的宗教基本知识，从而得以正确地认识、分析和评价宗教，是十分必要的。二是佛教是一个有 2500 多年历史的庞然大物，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佛学思想在本质上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无神论根本对立的。但是，作为东方文明史上的一个巨大的哲学思想库存，也蕴藏着思想财富

和学术价值。笔者主张“对佛教哲学思想中的某些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某些体现人类智慧的范畴和命题，也应该努力发掘，对于它所包含的理论思维的教训，则应当认真总结，这都是人类认识史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批判地继承”<sup>①</sup>。对于佛教哲学思想这一具有特异色彩的不结果实的思维花朵，简单地摘除，义愤地丢弃，都是无济于事的，也是不正确的。

本书的中心内容在于，以佛教哲学问题为纲，按照佛教历史的发展进程，叙述佛教哲学的演变，从而简略地勾勒出佛教哲学的传统体系。全书以佛教哲学的重大问题和基本思想为重点，为了体现重点，笔者在写作时作了这样的限制和规定：（1）佛教作为宗教，包括了僧团、仪式、信仰和观念、道德规范和情感体验等诸多因素，本书则侧重于佛教的信仰和观念方面的论述，也就是着重论述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其他方面都略而不论。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剖析佛教哲学的义蕴，才能揭示整个佛教的宗教实质。（2）佛教哲学从其出发点和归宿点来说，是重在人生哲学，是一种宗教人生观。在佛教发展历史过程中，为了说明人生的解脱问题，而逐渐扩展到对宇宙的看法，形成了佛教的世界观。在多数的佛教典籍中，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交织在一起的，人生价值论、人生理想论、宇宙要素论、宇宙结构论、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以及伦理学、认识论等并没有区分开来。本书以阐述佛教哲学思想为重点，而在哲学思想方

---

<sup>①</sup> 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2。



面又以阐述佛教世界观为要点。因为正是佛教世界观比佛教人生观具有更浓烈的哲学色彩，而且也较多地包涵和积淀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方面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至于书中所作哲学问题的区分，是为了便于叙述，自然也是为了便于读者能够比较明快而系统地把握佛教哲学的各个方面。(3) 佛教跨越不同的国度，历史悠久，派别庞杂众多，文献浩如烟海，每一个哲学问题、命题、概念和范畴，几乎都具有多重的涵义，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本书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典型论点加以论述，其他则付之阙如。这一些是笔者希望读者也能十分明确的。

本书的结构，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佛教哲学的综合性论述，其中包括对佛教哲学的构成、流派、历史和著作的介绍，以便读者对佛教哲学有一总体观念和歷史感受，也便于读者日后的进一步研究。第二部分是阐述原始佛教的基本理论，侧重于介绍原始佛教的人生观，也兼论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对这些理论的发展。第三部分是全书的要点，着重阐述佛教的世界观，其中包括宇宙要素论、宇宙结构论、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也较多地联系着认识论。这部分以介绍大乘佛教的观点为主，同时也介绍有关的小乘佛教的观点。第二、三部分，大小乘佛教论点各有侧重，是由这两大派自身的哲学内容决定的。

在写作方法上，本书试图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尽力揭示出佛教哲学问题的历史演变。笔者也注意表述力求深入浅出，并以此作为一项自我义务和努力方向要求自己。与此相关，如何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述